

書名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明 楊廉 輯, 明 朱寔昌 校
 卷十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宋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子- 41
 編號 C4491100

卷十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9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總類 政論 諸

子 41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大學衍義節略二十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大學衍義節畧卷一

帝王為治之序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堯典 虞書篇名 曰若稽古帝堯 曰若發語辭曰字與

其事古之帝堯云云也 曰放勳 放至也亦廣大之意如 欽明文

安安思欽敬也 允恭克讓 允信也 光被四表格于上

及也四表四外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明明之

至也上天下地也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既已也睦和

也百姓親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輯也平均也

也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亦

化也時是也雍和也

國亡而身亦不保豈非為人謀而不忠者乎至於為國謀而不忠又不足言矣

大學衍義節略卷九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

高安朱 寔昌 校正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讒臣

十月之交

詩小雅篇名

大夫刺幽王也其八章曰鼫勉從

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

辜亦罪也

讒口訾訾

訾訾衆多貌

下民

之孽匪降自天

孽災害也

噂沓背憎職競由人

噂沓也沓重復也背

多言之貌職主也競爭也



真德秀曰是時十月之朔日有食之陰盛陽微謫見于天又有震電之異川湧山頽之變詩人推原其故以讒人之衆多也士大夫竭力以從王事不敢告勞而無罪無辜橫遭讒口是非顛倒邪正混淆此天之所以見異也然則災害之降人自爲之豈天也哉讒邪小人面則多言以相悅背則憎疾以相毀職此紛競者豈非人乎其人爲誰曰前章所謂皇父也家伯也仲允也番也聚也蹶也橋也此七子者皆王朝之卿大夫士而競爲讒口而又有豔妻處中以爲之主女子小人表裏交煽此讒

口之所以得行君子之所以受屈也噤舌背憎四字耳而於讒火之情態摹寫略盡人主其可以下三復哉

巷伯詩小雅篇名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

也寺人內臣巷伯也寺人之長也巷伯萋兮斐兮成是貝錦萋斐文章相

也彼譖人者亦已太甚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哆侈皆

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緝緝翩翩謀欲譖人緝緝

聲翩翩慎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幡幡謀欲譖言捷捷

幡幡翩翩也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人草草憂也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矜憫彼



諧人者誰適與謀此二句取彼諧人投畀豺虎也

與也豺惡獸也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北方有北不受投畀

有昊昊天也揚園之道猗于畝丘揚園園名猗加寺人

孟子作爲此詩詩人字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真德秀曰幽王之時讒說盛行自太子之親大臣

之重下至於閹寺之微無不被讒者故小弁以下

諸詩皆爲此作夫爲讒者巷伯也而寺人乃以刺

王蓋君德不明而後讒言獲售受此責者非王而

誰首章以貝錦爲比工之爲錦也錦成而文采可

玩猶讒成而文理可聽也彼諧人者無乃大甚乎

二章以南箕爲比箕星在南其形如箕踵狹舌廣

蓋讒者之張其口如南箕之廣其舌彼誰與謀而

爲是乎三章四章則皆形容讒者情態緝緝捷捷

者口舌急疾之聲翩翩幡幡者往來經營之狀詩

人雖疾之而猶戾之曰汝不謹其言人亦將不汝

信矣汝諧人而人受之人亦將諧汝而還自及矣

五章則以驕人諧行而自喜勞人遇諧而深憂呼

天而剋曰其察彼驕人乎其憫此勞人乎情之哀

辭之切至今誦之猶使人涕泗也六章欲取諧人

者而棄之豺虎焉豺虎不食則欲置之北方極寒



之地焉北方不受則又欲委之於天而制其罪焉
蓋讒人爲害至深故詩人疾之亦甚舜之治四凶
也必投諸四裔以禦魍魅而大學於不仁之人欲
送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詩人之情亦若是也末章
又言楊園下地而其道可至千高丘以喻寺人卑
者而譖言先及焉且將馴至于高位也小弁以下
諸詩皆爲讒而作而疾惡之甚莫如此篇故悉載
其全以爲來者之鑒

臣廉竊謂巷伯之詩云成是南箕箕乃二十八
宿之一東方七宿常見于南故謂之南箕非定

位在南也步天歌曰四星形狀似簸箕詩之取
喻如讒人之張口爾韓愈三星行云我生之辰
月宿南斗牛奮其角箕張其口無善名已聞無
惡聲已謹蘇軾謂平生遭口語無數蓋生時與
退之相似命在牛斗間而身官亦在箕故謗吾
者或云死或云僊退之之言良不虛矣詩人以
箕比讒愈軾以祿命在箕而招讒意同而事異
雖然彼讒人者無如之何矣人君聖讒說殄行
如大舜則在位之君子庶永終譽哉

吳王闔閭以伍子胥之謀西破疆楚北威齊晉南伐

越人後闔閭伐越越迎擊敗吳於姑蘇闔閭死子夫
差立習戰射敗越於夫椒越王勾踐乃以餘兵五千
人棲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
求委國爲臣吳王將許之伍子胥曰越王爲人能辛
苦能音耐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
與越平其後吳王夫差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吳之
有越腹心之疾也王不先越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
不聽大敗齊師以歸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吳王又將
伐齊越王勾踐乃率衆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
既數受越賂日夜爲言於吳王信嚭之計伍子胥諫

願釋齊而先越吳王不聽太宰嚭因讒曰子胥爲人
剛暴少恩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
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
圖之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
之劍曰子以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嚭爲亂
矣告其舍人曰而縣吾目於東門以觀越之入吳也
乃自頸吳王怒取子胥尸盛於鴟夷革囊也浮之江吳
人憐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真德秀曰子胥先王之謀臣與國同體故其諫夫
差也欲專意於越而後齊藥石之忠著龜之智未

有加焉者也宰嚭身爲大臣受越重賂而反讒之
子胥之死曾未十年而越滅吳矣觀嚭讒胥之辭
一曰怨望二曰怨望夫爲人臣而怨其君此必誅
之罪也故嚭以此中之後之讒人欲陷大臣之忠
直者率祖此術然則人臣有怨於其君果可誅乎
曰怨若一而情不同夫子之事親雖勞不怨臣之
事君亦然而大舜之有怨慕小雅之有怨誹何邪
蓋勞而不怨其常也至於懷誠抱義而君親不之
察則或嗥天以自愬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曰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至離騷之作亦自怨生而

存國安君之義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斯怨也祗所
以爲忠且孝歟若子胥之怨有無固未可知縱使
有之亦必爲憂國愛君而發夫差以嚭之讒而遽
誅之宜其亡國也後之讒臣有以怨望誣君子者
其深察之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不知所之敢請公曰將
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
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
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公曰諾然臧倉樂正子入見曰君奚

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與三鼎士祭禮五鼎大夫祭禮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真德秀曰小人之讒毀君子必先探人主之意而為說以眩惑之魯平公之欲見孟子以其有禮義也臧倉覘知其意乃以孟子後喪踰前喪毀之謂其厚毋薄父於禮義為有愆也平公果惑其言不復往見蓋具以臧倉之毀為然也小人之能轉移主意類如此殊不知孟子之後喪踰前喪者非於

聖賢觀人之法

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疇誰也咨訪問也若放齊

曰放齊胤子朱啓明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帝

曰吁吁者歎其嚚訟可乎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

帝曰疇咨若予采采事驩兜曰都驩兜臣名四凶共

工方鳩僝功共工官名世是官者亦四凶之一鳩聚

也帝曰吁靜言庸違靜謂無事之時庸謂有事之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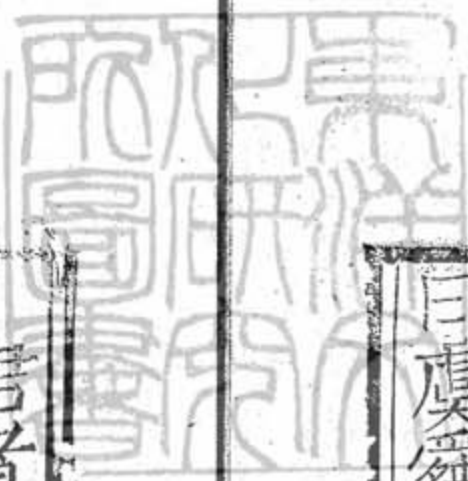
象恭滔天象似也言貌恭而心不然也滔漫也帝曰咨

四岳四岳官各一人而總蕩蕩懷山襄陵蕩蕩廣也

駕出其上也浩浩滔天浩浩滔天其大勢若漫天也下民其咨



咨怨有能俾使治此水者使治此水者有能兪曰兪與其所領諸帝曰吁咈哉其
 侯之在朝者於鯨哉於美也鯨崇伯帝曰吁咈哉帝曰吁咈哉其
 同辭而對也方命圮族方命圮族言鯨之為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與
 之辭方命者逆上之命也圮敗也族類也衆不和傷取族類也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可以治水乃已勿求
 其他帝曰往欽哉帝曰往欽哉帝從衆言令往九載績用弗成唐
 也之時三載一考績九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以
 載三考也績功也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以
 十七即天子位汝能庸命異朕位岳曰否德忝
 時年八十六矣帝位帝位否德不德曰明明揚側陋謂已
 帝位否德不德曰明明揚側陋謂已在顯位者揚舉
 也則陋微賤之人也言師錫帝曰師衆也有鯨在下
 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錫與也有鯨在下
 曰虞舜鯨無妻之名帝曰兪兪然予聞如何言我亦
 曰虞舜虞氏舜名也帝曰兪兪然予聞如何言我亦



君者必覘上意之所忌屈平之見疏由上官大夫
 以王之所忌而激怒之也夫惟聖明之君德度如
 天媚之而不喜激之而不怒者其庶幾免於讒賊
 之害乎

[臣廉]竊謂屈原所作離騷後人名之為經以其
 為詞賦之祖朱熹亦嘗為之集註而序之曰使
 放臣屏子收淚謳吟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
 亦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熹在
 當時取忤韓侂胄亦猶原之見忌於上官大夫
 其所感者深矣

唐太宗即位以魏徵爲諫議大夫徵自以不世遇展
盡底蘊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
是拜尚書右丞兼諫議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
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爲人臣不能著形迹
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謂令
往責徵見帝謝曰君臣同心是謂一體豈宜置至公
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喪未可知也

真德秀曰魏徵盡忠無隱非姦邪小人所便也故
設爲飛謗以間染之使太宗蓄之曾中不爲辯白
則疑猜一萌姦言益乘之而入矣然使之按驗者

或非其人如權萬紀輩得任其事必將組織以成
其罪惟帝之明不以按驗屬之小人而屬之彥博
彥博固非王魏之倫然亦當時之良臣也故能直
徵之枉使帝不以浮言罪賢者其益大矣然徵之
枉雖直而左右之爲讒者不聞顯正其罪是亦未
爲盡善也即此一事而言太宗之得有二其失有
一人主可不鑒之哉

玄宗開元中宰臣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付御
史臺推治之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戲於上前問魃
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魃曰負冤者二

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魃不得不出上心以爲然未幾罷璟相

真德秀曰讒人之害君子亦多端矣璟開元賢相也持紀綱抑僥倖蓋近習小人之所不便故因天旱而使優伶輩作魃戲以傾之恢諧笑謔似出無心而玄宗信之遽罷璟相然則其使之者誰與曰是不可知也以其時考之楊思勉以內侍貴幸而璟不與交言姜皎以舊勳寵昵而璟斥其太盛王仁皎后父也築墳過制而璟爭之王仁琛藩邸故吏也除官過制而璟又爭之是數人者皆不便於

璟者也優伶之戲必此輩實爲之帝雖始初清明

已溺意教坊之樂開元二年置教坊以教俗樂倡優雜伎得在

左右至是遂能以術傾賢相夫近習小人工於覘

上之意其薦人也未嘗直薦游揚之而已矣其毀

人也未嘗直毀陰中之而已矣魏洪簡將引元禎

而誦其詩於宮中唐穆宗時洪簡內臣之得幸者積以此取相位是不薦

之薦也若優人之魃戲是又不毀之毀也機穽之

深計數之巧孰此爲甚

臣廉嘗讀宋史當寧宗時朱熹在經筵韓侂胄欲傾之使優人裁冠闊袖象大儒戲于帝前因

乘間言熹迂闊不可用寧宗倚任侂胄乃出手
批除熹宮觀熹遂行熹立朝四十六日自是一
斥不復然則早黜之戲其作俑者乎臣又考之
宋之經筵講官前有程頤後有朱熹皆道學大
儒使得久於勸講則君德之成就有可必者柰
何一齊衆楚黨同伐異不以爲奸則以爲僞不
攻之而去決不已焉此雖一時忌刻之私量不
足以容之抑亦後世學術之陋智不足以知之
毀程頤者謂非聖賢之書必禁而不知頤之學
聖賢之學也劾朱熹者謂學者當以孔孟爲師

而不知熹之學孔孟之學也臣故曰雖其忌刻
之私量不足以容之寔其學術之陋智不足以
知之世道之嘆可勝既哉

德宗使人諭陸贄

贄時爲相

苗粲父晉卿往年攝政有不

臣之言

晉卿肅代時宰相肅宗未攝冢宰粲其子也

諸子皆與古帝王同

名今不欲明行斥逐兄弟宜各降外官贄奏曰凡是
譖愬之輩多非信實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辯或云
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云事體有防須爲隱忍或云
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爲名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
責辱詞皆近理意實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爲甚

真德秀曰贊可謂得讒人之情矣蓋其爲言大抵非實若人主顯行辯白則是非曲直有不可揜者故但陰肆中傷使人主自加譴怒則爲讒者無罪而被讒者不得免自古忠良喑鳴受禍者此其由也晉卿在肅代朝佗無可紀然亦循謹恭順見稱于時雖因山陵暫攝冢宰軍國威權初非已出安敢輕出不臣之言諸子命名與帝王同殆亦偶然非必有意趙堯李舜未聞爲逆於當時王莽曹操不假襲名於前代而讒者以此誣之可謂冤矣使無陸贄之辯庸得免乎然蔡等雖幸獲全而德宗

之疑終不盡釋此其所以爲闇主也

大學衍義節略卷十





